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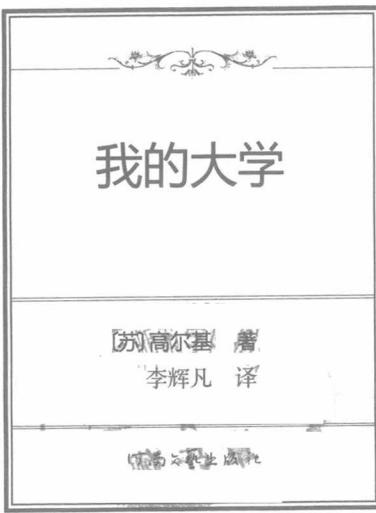
外国文学经典

Foreign Literature Classics



# 我的大学

[苏] 高尔基 著 李辉凡 译



# 我的大学

苏·高尔基 著

李辉凡 译

新蕾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大学/(苏)高尔基著;李辉凡译.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8

(外国文学经典/柳鸣九主编.名家经典)

ISBN 978-7-80765-816-0

I.①我… II.①高…②李… III.①长篇小说—苏联 IV.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0876 号

---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bs.cn>  
电子信箱 master@ hnwyb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26 000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1.00 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 “外国文学经典”丛书总序

壬辰年开春后不久，寒舍来了河南文艺出版社的两位来访者。近几年来，陋室门口一直张贴着“年老多病，谢绝来访”的奉告，但以热诚与执着而敲开了家门的来访者，亦偶尔有之，这次河南文艺出版社的两位就是一例。这是因为他们几年前出版过我的《浪漫弹指间》一书，说实话，该书的装帧与印制都很好，精良而雅致，陈列在北京各大书店的架子上，相当令人瞩目，比起名列前茅的出版社的制品，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次来访者中正有一位是我那本书的责编，虽说我们从未见过面，也从未通过话，总也算是故交老友吧，我岂能做“负义”之事？何况，他们两位特别郑重其事，还持有一位与我曾经有过愉快合作的长者屠岸先生的介绍信，我岂能不热情待客？

他们的来意很明确：河南文艺出版社过去不搞外国文学作品的出版，现今决心从头开始、白手起家，而且，不是零敲碎打

地搞，而要搞成一定的规模，一定的批量；不是随随便便草率地搞，而是要搞得郑重其事，搞出一定的品位。经过社内各方面各部门协同地反复考量与深入论证，决定推出一套“外国文学经典”丛书。为此，他们特来征求我的意见，特别是寻求我的帮助与支持。当然，他们还做了其他方面的准备，如聘请美术高手设计装帧与版式……

这便是我所知道的出版这套书最初的缘由。

全国的粮食大省，中华大地上的主要谷仓，现在要推出新的文化产品、精神食粮了，这是很令人瞩目的一件事。我认为，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的精神品位追求与人文热情，是他们进行开拓领地的勇气与坚挺自我价值观的执着精神。

众所周知，世界文学从荷马史诗至今，已经经历许多世纪的历史，积累下来无数具有恒久价值的作品与典籍。这些作品，是各个时代社会生活形象生动、色彩绚烂的图画，是各种生存条件下普通人发自灵魂深处的心声，是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人类群体的诉求与呼唤，这些作品承载着人类的美好愿望与社会理想，蕴含着丰富深邃的人文感情与人道关怀，所有这些，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天、发展一天，就具有无可辩驳的永恒价值。何况，这些典籍还凝聚着文学语言描绘的精湛技艺，可以给人提供无可比拟的高雅艺术享受。不言而喻，作为在文化修养上理应达到一定水平的现代人，饱读世界文学名著，是人生不可

或缺的一课。

可以说,外国文学的出版,是一项具有全民意义的社会文化积累工程,是导向理想主义的思想启蒙工程,是造就艺术品位、培养艺术趣味的教化工程,是提供精神愉悦与阅读快感的服务工程,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文学读物一直受到广大公众热烈欢迎的原因,是外国文学出版一直得到高度重视、高度关注并在整个出版事业中占有较高位置与较大份额的原因。外国文学的编辑出版工作是一项令人刮目相看的事业,致力于出版外国文学作品而闻名的几家大出版社往往得到了更多的社会关注与文化推崇,在出版外国文学作品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不仅给这些出版社带来了很高的文化声誉,而且还伴有巨大的经济效益。河南文艺出版社这次进行新的开拓,必将给河南的出版事业带来新意,如果运作得好,也会带来文化与经济的双效益。

应该看到,2012年毕竟不是改革开放伊始的1978年,社会条件与文化环境已经有了新的发展与变化,外国文学的出版在这些新变化面前必然遇到新的挑战与困难。举例说,当前一片书店倒闭声就是人们所未曾料想到的,书店是出版物面世的展台,更是销售流通的平台,书店纷纷倒闭,对出版业绝不至于是利好的消息。当然,传统的书店萎缩了,网上书籍销售的业务却火了起来。真正对外国文学出版形成冲击的是:物质主义

文化的盛行与人文主义文化的滑坡。在社会的物质现实急速发展的某个阶段，物质主义文化与人文主义精神的失衡，是带有某种必然性的，在这样的阶段，现代人都很忙碌，可自主支配的时间有限，即使是要阅读求知，急于去读的书也多着呢！炒股的书、烹调的书、化妆美容的书、为出国要学的外文书，一时可顾不上世界文学名著，且不说还要为视听文化奉献出大量的时间呢。也正因为现代人生活节奏紧张忙碌，浮躁心理容易趋向粗俗低级的消遣休闲方式：媚俗文化、恶搞文化、搞笑文化、无厘头文化、“看图识字”文化等大行于道，颇有将经典高雅文化艺术趣味挤压在道旁之势。对于外国文学出版而言，以上这些社会因素都导致外国文学读者的锐减，导致社会人群对经典文学读物兴趣的淡化，具体来说，就是外国文学图书市场的萎缩，这对于外国文学出版事业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

正是在外国文学出版不甚兴旺、不甚景气的条件下，河南文艺出版社投身于这一个部类文化的出版，其热情是令人感动的，其勇气是令人钦佩的，既突显出了河南文艺出版社开拓进取的锐气，也突显出其坚挺经典文化价值观的执着精神。正是感于这种精神，我义不容辞地接受了他们对我的委托；也正是感于这种精神，我在译界的好些朋友闻讯后都纷纷献出了自己的高水平译品，而不计较稿费的高低与合同年限的长短。

虽然外国文学目前面临着一定的困窘，但远非已陷入背水

一战的绝境，而仍然有希望在前方。首先是因为经典名著都如奇珍的瑰宝，其价值永世不会磨灭。事实上，它们已经经历了千百年的时间考验，甚至经历过黑暗的、强暴的摧残而顽强地流传下来，绵延不断如一道神泉之水，一直洗涤着、滋润着人类的精神与心灵，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永远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足以使愚顽者开窍，使梦睡者苏醒，使沉沦者奋起，使浅薄者深化，使低迷者升华。对世人而言，修建了蓄水池，蓄了这神泉之水，永远会有灌溉心灵的无穷妙用，何况，我们的社会正处于蓬勃发展之中，我们的文化也必然经过一个由粗到精、由低级到高级、由平凡到经典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历史上存在过的那些文学艺术经典永远有着参照、借鉴、学习、鉴赏、传承的价值。拥有聚宝盆的人，建有神泉之水水库的人，其富足、其主动，是那些不拥有者、未建有者所远远不能比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河南文艺出版社在此刻决定开拓出版领域，致力于外国文学名著的出版，未尝不是有先见之明。

困顿犹在，愿景在前，现在要做的就是踏实努力，奋发前行，坚持不懈！

柳鸣九

步入七十九岁之际

## 译本序

《我的大学》是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在前两部作品《童年》和《在人间》里，作家记录了自己（阿廖沙）童年和少年四岁至十五岁）的生活历程。而在《我的大学》里则再现了阿廖沙十六岁想上大学来到喀山直至二十岁这五年的生活经历。当时年轻的阿廖沙满怀希望来到了喀山，然而希望很快就破灭了，大学的门并没有向他敞开。为了生活，他只好到伏尔加河码头上去打工，做搬运工人：“为了不挨饿，我来到伏尔加河上、码头上，这里容易找到一份能挣到十五到二十戈比的活。在这里我混在搬运工、流浪汉、混混儿中间。”这个圈子是一个很带刺激性的大染缸。高尔基说：“就我的经历而言，如果我跟他们走在一起，那是十分自然的。当我想出人头地上大学读书的希望受挫后，我就更想去接近他们。”码头上的职业小偷巴什卡就曾劝他去玩女人，去干坏事。但阿廖沙并没有跟他走，没有掉进那个大染缸里去。为什么呢？据高尔基回

忆,主要有两点:一是由于他读了许多好书,是这些书帮助了他:那些“严肃正派的书”“唤醒我去追求那种虽然还不大清楚,却比我所看到的一切更有意义的东西”。正是艰苦的生活条件和那些严肃正派的书为年轻的阿廖沙树立了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的坚强意志。二是朋友们的帮助。到喀山后,阿廖沙不仅同流浪汉、混混儿、小偷等混在一起,很快地也同一批贫困的大学生交上了朋友,当时喀山的这批穷学生有许多是民粹派或抱有革命情绪的人,如普列特尼约夫等,他们组织各种秘密集会,各种学习小组,向人民做宣传启蒙工作。阿廖沙也参加了这些小组的活动。后来又结识了小铺老板捷连科夫,据说他也是民粹派,在他家里经常组织秘密会议,而且他还有一个私人图书馆供大学生们使用。在这里阿廖沙还认识了民粹派的领导人之一罗马斯,并跟随罗马斯到农村去给农民做启蒙教育工作。民粹派宣传博爱,崇拜人民,认为人民就是“智慧、美德、善良的化身”。正是在这些朋友的帮助下,阿廖沙才开始了革命理论的学习。这是他参加革命的起点。尽管高尔基在写《我的大学》时已经知道了民粹派的错误,但他仍然肯定他当时在参加民粹派的活动中得到的教益,认为这是对他的革命启蒙教育:“人民崇拜者的这些话,像阳光雨露一般落在我的心头。我感到,只有对人的最强烈、最炽热的爱,才能从这种爱中汲取必需的力量去发现和领会生活的意义。从此时起,我已不再考虑自己,而开始更多地关心别人了。”高尔基认定,他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在《我的大学》里,作者特别突出了阿廖沙酷爱学习的崇高品

德。他是一个求知欲特别强的孩子，手不离书，有空就读书，孜孜不倦，捷连科夫图书馆的书他读遍了，罗马斯的藏书他也看完了，他甚至还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尽管他读了这么多书，但他还是觉得不够，他想上大学，就是想获得更系统的知识。他甚至说过这样的话：“只要有幸能读上大学，我甚至甘愿忍受任何拷打。如果有人建议说，‘你去学习吧，但为了让你学习，每星期天我们将在尼古拉广场用棍子揍你一顿！’就是这样的条件，我也一定会接受。”

正因为他有这种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求知精神，所以他读的书要比一般大学生在学校里读的书还要多，他在社会大学里获得的知识比许多大学生在教室里学到的知识还要丰富。这里，我并不是要贬低或否定我们今天的大学教育，也不是要大家都像高尔基那样去上“社会大学”。今天的青年有上大学的机会和条件，这是你们的幸福。我只是想说明，高尔基虽然没有上过正规大学，但由于他有顽强的求知欲望，有孜孜以求、艰苦奋斗的精神，同样可以登上科学的顶峰，同样能为人民做出不朽的贡献。在这里，学习高尔基孜孜以求的求学精神是最重要的。

了解作者的民族自我批判精神，即透视俄罗斯长期以来形成的小市民的生活方式，考察俄罗斯人落后的文化心理特征；另一方面是展现新一代俄罗斯人从觉醒到成长的艰苦历程。在《我的大学》中依然贯穿着这一中心主题，除了真实地表现阿廖沙成长的艰苦历程外，作者还继续以沉重的心情剖析了俄罗斯国民独特的文化心理积淀：愚昧落后、自私野蛮、因循守旧、好逸恶劳等，揭露各式各样的

代表人物、斑斓驳杂的思潮和观点。

阿廖沙作为一个有为青年，他总是带着强烈的求知欲思索生活的意义，他向往的是新的生活，新的思想；他勤于学习，善于思考，不畏困难，敢于抗争，敢于走自己的路。

他的这种特质，在今天看来依然宝贵。

李辉凡

于是我就到喀山大学去学习了，至少是这样想的。①

关于上大学的念头是中学生尼古拉·叶甫列伊诺夫提醒我的。他是一位很可爱的青年，美男子，有一双女人般的温柔的眼睛。他跟我同住在一幢房子的阁楼上。他看我手里经常拿着书本。这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我们就相识了。不久，叶甫列伊诺夫便肯定地说我“对科学有特殊的天分”。

“你天生就是为科学服务的。”他优雅地甩了甩他那像马鬃一样的头发对我说。

我当时不懂，一个家兔居然也可以为科学服务。可是叶甫列伊诺夫却如此友好地向我说明，现在各大学正需要像我这样的青年

---

① 喀山大学位于喀山市内。高尔基 1884 年秋天来到这里，本来真是想上学，但迫于生活的艰辛，理想终成泡影。不过高尔基虽然没有进喀山大学，却进了更有教益的社会大学。

人。诚然，他也提及了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sup>①</sup>的一些事迹。叶甫列伊诺夫还对我说，在喀山我可以住在他的家里，过了秋天和冬天，读完中学的课程，“随便”地应付一些考试（他是说“随便”），就可以得到助学金去上大学，再过这么五年，就成为一位“科学家”了。在他看来，一切都很简单，因为叶甫列伊诺夫当时才十九岁，而且他有一颗善良的心。

他中学考试完了就回家去了。过了两个星期，我跟着也走了。

外祖母为我送别时劝我说：

“你就别生人家的气了，你老是生气，变得很厉害，很傲慢！你这是向你外祖父学的！可你外祖父又落得个什么下场呢？活了那么久，到头来还不是傻瓜一个。苦命的老头儿！你要记住一点：上帝不非议别人，这是魔鬼干的事！好吧，再见了……”

她从栗色的松弛的脸颊上擦掉不多的几滴眼泪后又说：

“你这个坐不住的野孩子现在远走高飞了，我们再也见不着了，我可是活不久了……”

最近一段时间，我常常离开亲爱的老外婆，甚至很少去看望她，而现在我才痛切地感受到，我将永远见不到这个骨肉相连、全心照顾我的亲人了。

我站在船尾望着她。她伫立在码头边缘上，一只手画着十字，另一只手拿着旧披肩擦着她那双对人们充满永不磨灭的爱的闪亮

---

① 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1711—1765)，俄罗斯第一位大科学家。

的黑眼睛。

就这样,我在这个半鞑靼式的城市里,在一幢平房的一间狭小的房间里住了下来。这个小房子孤零零地坐落在一条窄小、简陋的街道尽头的山丘上,房子的一面墙向着一片发生过火灾的荒地,上面长满稠密的杂草;在苦艾、牛蒡、马蓼的草丛里和接骨木的灌木丛里,耸立着一堆砖瓦建筑物的废墟,废墟下面是一个宽敞的地窖,那些无家可归的野狗就住在这里,死在这里。这个地窖使我永志不忘,这就是我所上的诸多大学中的一所。

叶甫列伊诺夫一家——母亲和两个儿子,靠一份微薄的抚恤金维持生活。刚来的头几天,我就看到,这位可怜的矮小的寡妇把从市场买回来的东西放在厨房的桌子上时,她的表情是多么的悲戚忧伤,她面临的难题是:即使不把自己算在内,用这么一小块次等肉又如何能给三个健壮的小伙子做出一顿好饭菜来呢?

她是一个不爱说话的女人,一双灰色的眼睛透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温顺的执拗,就像一匹耗尽了全部力气的马拉车上坡,明知拉不动,却依旧在往上拉。

我来之后的第四天早晨,孩子们都还在睡觉,我走进厨房来帮她洗菜,她小声而谨慎地问我:

“您到这里来打算干啥?”

“读书,上大学。”

她的眉毛和额头的黄色皮肤一起往上皱了一下,手指被菜刀割伤了,一边吸吮着手指上的血,一边坐在椅子上,马上又跳起来,叫

了一声：

“啊，见鬼……”

她用手绢包扎好被伤的手指后，称赞我说：

“您洗土豆洗得很好。”

“嗨，这还不会！”于是我就告诉她，过去我在轮船上干过活。

她问我：

“您以为，这样您就能够上大学了吗？”

当时我还不大懂得幽默。我把她这话当真了，便有条不紊地给她讲了我的行动计划，并说，只要努力，最终那科学殿堂的大门会向我敞开的。

她慨叹了一声：

“哎呀，尼古拉，尼古拉……”

这时尼古拉正好进厨房里来洗脸，他睡眼惺忪，头发蓬乱，而且照样是乐呵呵的。

“妈妈，包顿饺子吃多好啊！”

“那好吧。”母亲同意说。

我想借此机会炫耀一下自己的烹饪技术，便说：要包饺子，这点儿肉可是太次、太少了。

瓦尔瓦拉·伊万诺夫娜生气了，她冲着我说了几句很难听的话，弄得我两耳充血、满脸通红。她把几根胡萝卜往桌子上一扔，便离开厨房出去了。尼古拉给我使了个眼色，替他妈妈解释道：

“情绪不佳……”

他在板凳上坐下来对我说，一般地女人比男人更容易生气，这是女人的天性，好像有位瑞士的有声望的学者做过不可争辩的论证。英国人约翰·斯图尔特·穆勒<sup>①</sup>也谈论过这个问题。

尼古拉很乐于教导我，一旦有适当的机会，就给我灌输一切对生活必不可少的知识。我如饥似渴地听着他的话。后来我竟把富科<sup>②</sup>、拉罗什富科<sup>③</sup>和拉罗什查克林<sup>④</sup>混为一个人了，我也记不清是谁砍了谁的头：是拉瓦锡<sup>⑤</sup>砍了迪穆里埃<sup>⑥</sup>的头，还是相反？这位好青年真心实意地要“让我成人”，他深信不疑地承诺要做到这点。可是他没有时间，也没有别的条件来认真教我。青年人的轻佻和利己主义使他看不见母亲是如何竭尽全力、如何千方百计地操持着家务的；他那位既迟钝又沉默寡言的中学生弟弟就更没有什么感觉了。而我对厨房里的这一套经济和化学的复杂戏法则早已十分精通。我很清楚地知道女主人的那种心机，她每天都得对付填饱自己两个孩子的肚子，还要喂养我这个其貌不扬、举止粗野的浪荡青年。不用说，分给我的每一块面包，都像是压在我心上的一块石头。我开始去找点活干，打一清早我就到外面去了，免得留在家里吃饭。遇到坏天气，我就躲到那块荒地上的地窖里，在那里闻够了死猫死

---

①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806—1873)，英国经济学家。

② 富科(1819—1868)，法国物理学家。

③ 拉罗什富科(1613—1680)，法国作家。

④ 拉罗什查克林(1772—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保皇派首领。

⑤ 拉瓦锡(1743—1794)，法国化学家，后来成了包税商，被革命法庭判决斩首。

⑥ 迪穆里埃(1739—1823)，法国将军，1793年背叛革命，投降奥地利。